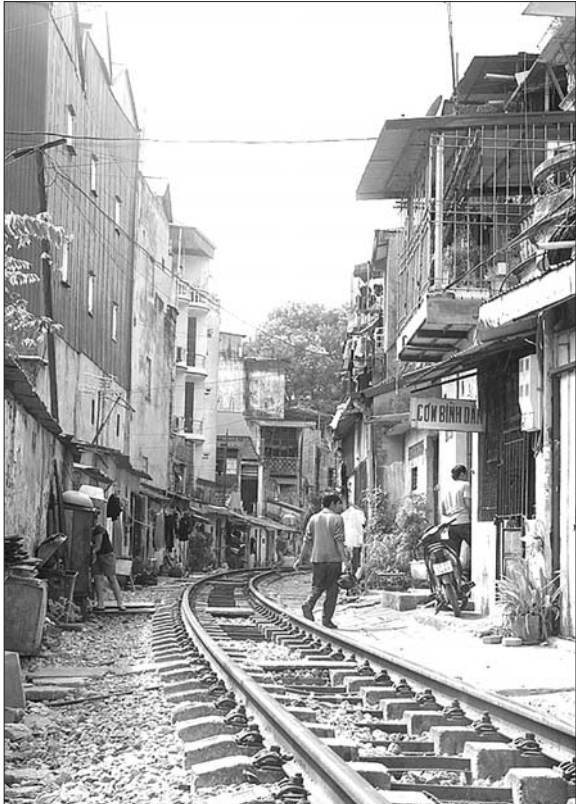


【越南行记②】

老城时光

□许志杰



火车到达属于河内三个火车站之一的嘉林站,有些昏暗的路灯还亮着,骑着摩托车或者步行赶路的人却已是车来人往、行色匆匆。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,在星星闪烁的晨曦里,一路颠簸着奔向早已订好的旅馆。来越南之前听人说这里的出租车不是很规范,几乎没有打表计费的,为了防止事后漫天要价,被告诫上车前一定把价钱讲好。果然如此,出租车司机不肯打表,而是坚持讲价,倒是态度还好,并没有像我们这里某些司机那副爱坐不坐的样子。我也算是走南闯北的常客,见识了世界各地火车站候客司机的嘴脸,可以说天下所有火

车站的出租车几乎都是一样,只要无人管,就是一个乱字。争来争去的结果还是要任人宰割,何必把时间浪费在这里呢?此后十几天的越南之行证明,我的这个判断也对也不对,不打表的出租车是有,但是打表的出租车更多一些。即便不打表,讲价的司机也不是离谱到让你难以接受,司机说出的价钱你再压一下,就可以达到基本合理的程度。

清晨的河内,天有点阴,出租车穿街遛巷,七拐八绕,终于来到一条小街深处的一家旅馆门前。拿出订单核对旅馆的名称,是这里,交了出租车费,门童帮着提了行李进得门去,请坐、递水、送水果,彬彬有礼,温情似水。根据惯例,入住要等到中午,服务人员考虑到我们一夜乘坐火车的疲惫,答应尽早安排。

于是,趁着有这一点闲暇时光,乘兴到旅馆周边先行游览一圈。河内是一个有老城和新城之分的城市,被称为老城的旧市区,自创城以来就是商业区,鳞次栉比的小商铺,摆着琳琅满目的小商品,充满着浓郁的越南风情和当地人的生活气息。走不多远,一个不大的水湾静静地横亘眼前,我想这应该就是河内著名的景点还剑湖,一问果然是也。

还剑湖东西长条形,北侧是旧市区,南侧则是法国人统治时期修建的西式建筑。以还剑湖为界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街区,旧市区嘈杂繁冗,人来人往,摩肩接踵;西式区静谧庄重,稍不留神就会被带到欧洲的某个城市中去。还好,清早的还剑湖畔既像杭州的西湖,也像北京的什刹海,亦如济南的大明湖。晨练的人们占据着

所有空闲的地方,玩法五花八门,置身其中分不出这是越南的河内还是中国哪一个城市的早晨。人们都说,今天的越南正在走着中国人已经走过的道路,此情此景,让人不得不点头称是。经历了上百年无数次战争洗礼与磨难的越南人,以自己民族的亲身体会,深知和平时光的幸福来之不易,理应珍惜。对于美好时光的渴求渴望,是这个民族聚力前行的强大动力。

老城醒来得早,除了晨练的人们,路边的小吃摊也已经支起架子开始供应早餐,从乡下赶到城里卖水果的老人、妇女,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。凌晨才打烊谢客的门店,迎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再次将大门敞开,迎接四面八方来客。有人说,河内老城是个昼夜不息的地方,无论是早是晚,只要你轻轻推一下掩着的门,一定会有人出来,把你迎进去。河内的老城没有刻意改造和营造过,一直是商业与居住混杂,当地人与外来人融在一起,原来的生活格局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。人们在老城过着宜商宜家的传统生活,让人看到现今,遥想过去,那种挥之不去的乡愁、城愁带着一抹淡淡的忧伤悠然飘来。

在看上去有些嘈杂、无序的老城区慢慢溜达,有意无意走进街边的一个小店,并不想买什么东西,就是看看。见着路旁的小吃摊或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咖啡厅和茶座,有兴趣了也来一杯,趁机调换一下自己的视角,分享片刻只有越南人才会有的那种清闲与轻松。河内老城,绝对是个能让人一直懒散下去的地方,只要睁大了眼睛,不与同样漫无目的闲逛的旅人相撞,你是不会感到疲倦而无聊的,你的旅程就会

永远继续下去。

我住的旅馆就在老城的街面上,狭窄的门头里面是一个不大却温馨洁净的厅堂,服务人员周到贴心的问候和接待,让我们的心情很敞亮。限于老城的布局,过去一家一户生活在这里,现在的旅馆几乎清一色都是在原来自家老宅子上改造完成的。门脸小,楼体瘦长,房间将就着安排,设施齐全,住起来除了空间小点儿,倒也舒适。老城除了数不清的店铺,再就是差不多模样的家庭旅馆,一家挨着一家。旅客们来自世界各地,又以欧美人居多。他们背着行囊,带着对越南这个陌生国度的向往和深藏心中的诗,从远方来,又回到远方。街边的摊上或者临街而开的那些小吃店、咖啡店,无不是欧美人的最爱。他们或许过腻歪了那种整洁清静的欧洲生活,对老城的这种人声鼎沸甚至乱七八糟情有独钟。一杯咖啡一杯啤酒,伴着东升的旭日,瞅着远去的夕阳,享受着老城不变的时光,把自己的青春和记忆永久刻在老城的光年里。

每天出来进去,熟悉了老城的样子,熟悉了旅馆边上的小摊,很快便置身于其中,其乐融融。临走的那天中午,我路过旅馆边上的一个小摊,几个人围坐喝酒,气氛让我眼馋,就凑过去,问他们喝的什么酒。其中一位老兄把自己的酒杯送到我的嘴边,非让我喝,一股很浓的威士忌酒味,诱着我一饮而尽。就这样入伙了,一杯又一杯,一直喝到微醺。留钱给人家,就是不要,只得抱拳告辞……我没在老城待够,正盘算着下一次带上咱的酒,找那几位酒友再续酒缘。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,出版作品多种)

【性情文本】

清蒸拾眼儿

□火锅



并不是广场舞,而是全家出动,打着手电筒,到树林子里去捉拾眼儿。它们要么还匍匐在地下,要么正星夜兼程地在树干上爬。捉地下的拾眼儿是个技术活儿,熟练工只需往树底下一蹲,用手这里戳戳那里戳戳,一会儿就顺利地扒出洞来,找到浑身裹着泥土的拾眼儿。我

没有这个本事,从未独立完成过这个激动人心的过程。有时候好心人发现了地上细小的透气孔,指挥我用手去掏——我一定能顺利地把洞掏到塌方,浑不见一只拾眼儿。所以我只能拿着手电筒在树干上找,要运气很好才能找到一两个,很多时候还只是一个完整的蝉蛻,有力的大螯还紧紧地插在树干上,拔都拔不下来。有时候会遇到一只正在努力蠕动着蛻皮的,样子很吓人,一般就不要了,蛻皮之后的蝉发干发苦,不好吃。据说蝉蛻皮的时候特别关键,如果此时受了惊,即使继续完成了蛻皮的过程,以后也既不能飞,也不能鸣叫了。所以那些侥幸躲过一劫的蝉,也不能“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”。

有一天黄昏的时候特别闷,天像一顶帽子一样紧紧扣在头上,过了一会儿就哗哗地下起大雨来。我爸爸忽然兴致来了,穿上军绿色的大雨衣,拿着手电筒就出去了。很晚才回来,我们都睡了,没亲眼看到盛况——据我妈说,我爸爸摔了好几跤,浑身都是泥水,收获就是一百多只拾眼儿。

这话是第二天早晨说的。我妈特别高兴,我们也特别高兴。一大盘子清蒸拾眼儿放在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水泥台子上——我们在院子里吃饭,一块架在砖头上的水泥台子就是餐桌。大人们又说我眼睛不好,要以形补形,所有的眼睛都给我吃。吃了一百多只拾眼儿的眼睛之后,我感觉自己要像个萤火虫那样圆鼓鼓地发起光来了。

后来听说,拾眼儿其实营养价值很高,是优质蛋白。大人

们都表示没想到:本来就是图个好吃好玩,没想到还这么有营养,真是意外之喜。

小时候吃的拾眼儿,一直都是这样靠自己抓的,有时候农村亲戚进城来的时候给带一堆来——农村树多,拾眼儿也多。后来大街上忽然有卖拾眼儿的了,还不便宜,好几毛钱一个,买一小塑料袋要不少钱呢。开始大家还以为是有有人捉了来卖,赞其生财有道兼本领高超,后来才知道有专门饲养拾眼儿的。拾眼儿这种野物居然也能被饲养,太让人觉得新鲜了。慢慢饭馆里也开始纷纷上了一道新菜,叫“油炸金蝉”。

有一年我和弟弟都在外地读书,我爸爸妈妈也都在工作,没有退休。暑假里我们回了家,我爸爸很高兴,开车带我们去燕店镇吃烧鸽。那里的烧鸽最有名,做得特别嫩,又鲜美。烧鸽店是那种常见的乡镇路边店,几间空空荡荡四四方方的平房,里面有个小院,种着几棵高大旺盛的梧桐树。等菜的时候我和弟弟蹲在树底下玩,树枝上的蝉此起彼伏地叫。我们发现不同的树上蝉的叫声不一样,有棵树上的蝉是这样叫的:服——了,服——了!另外一棵树上的蝉叫得比较标准:知——了,知——了!还有一棵树上的蝉太懒了,只发出“嘶——嘶——”的单音节。

孩子们都有没什么压力的书读,大人们都有一份能满足成就感的作工,身体都还好——一个家庭最好的日子,总是不够长。

拾眼儿清蒸最好吃。这个“清蒸”有点类似海鲜的清蒸,取其原味。从小吃惯的食物,当

然觉得原味就很美。拾眼儿的身子分成头、颈、背、腹,背部的肉最好吃,细腻结实,有嚼头。腹部的味道很多人不喜欢,根本就是树根汁液的味道吧。在泥土里呆数年的幼虫,主食就是树根汁液。其实拾眼儿的样子挺吓人的,从小吃惯了的东西自然不觉得害怕,但这个事不能细想。如果盯着拾眼儿看一会儿,看它黑黑的眼珠和茁壮的大螯,也会忽然觉得恐惧和罪恶。有时候吃着吃着忽然恐惧起来了,只好悻悻地停下来。以前以为全国各地的人都吃拾眼儿,出来读书后有个同宿舍女生是呼和浩特的,看到饭店里上了一盘油炸金蝉吓得筷子都要掉了——原来他们从不吃。内蒙古的蝉太幸福了。

荷包的昆虫书上说北美有一种“周期蝉”,周期为十三年或者十七年,破土而出的那一年一定是它们的天敌——某种鸟类数量最少的一年。它们得以成群结队地在树干上爬行、蛻皮,在高高的树枝上尽情歌唱,吸引异性来交配。交配后雄性即死亡,产卵后雌性死亡。卵埋伏在树干和树丛里,幼虫孵化后钻入地底,开始又一个十三年或者十七年的周期。这个生命过程干脆利落,一切以完成生物本能为目的,达到目的后就死亡,毫不留恋——这当然是人给它们的解读。还可以解读得更多,关于黑暗中漫长的苦修,光明中短暂的纵欲,突如其来的死亡以及孤独的永恒和快乐的虚妄。简直像诗歌一样了,简直有哲学的意味了呢!然而,还是去默默地吃清蒸拾眼儿吧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、电影学硕士导师)